

人生絮语

奶奶的借口

文/卜庆萍

老屋后门有一小块地。泥土松润，靠着矮墙，早年堆放柴草，荒了许多年。奶奶搬去镇上住之后，总惦记着这片空地。晚辈们劝她，镇上超市菜蔬齐全，不必再费心种地。奶奶只是不语，开春便揣着一包菜种，执意回乡。

她砍来细竹，扎起一圈篱笆；锄头刨开板结的黄土，捡尽碎石瓦块。春分落籽，谷雨栽秧。韭菜一垄，青菜一畦，辣椒成行，豆角沿着篱笆牵藤。边角空处，撒上向日葵种子，又摆几盆月季，守着菜园。

镇上楼房拥挤，门窗一关，邻里互不相识。奶奶住不惯，白天静静坐着，望着楼下车流，眼神空空落落。儿女瞧出她心绪不宁，商量着，有空便送她回村里看看。

这下奶奶找到了由头。

“菜园要浇水，苗子该除草，再不回去，菜就要被虫子啃光了。”

这话她常挂在嘴边。天刚亮，就催晚辈动身。车子驶入村口，风裹着泥土气息扑进来，奶奶紧绷的眉眼，一下子便舒展开来。下了车她先不急着想去菜园，因为巷口老邻居早已在等候。几张小马扎往墙根一摆，闲话便拉开了序幕。

谁家孙儿考上学堂，谁家新盖了厢房，村口老槐树又抽出新芽，家长里短，不紧不慢。日光慢慢移动，影子缩了又拉长。直到日头偏西，奶奶才慢悠悠踱到菜园，象征性地拔几根杂草，掬一瓢井水浇在菜根上，再摘一把嫩青菜，装进布袋，算作今日回乡的收获。

返程路上，晚辈笑着点破：“地里有人照看，菜好好地长着，哪里就缺你这一趟。”

奶奶也不辩驳，只是摩挲着布袋里的青菜，嘴角浅浅地扬着。

夏天雨水勤，菜园长势也旺。一场暴雨过后，她更是坐立难安，一遍遍地念叨，豆角藤怕涝，低洼处积水，再不疏通，根须容易烂掉。晚辈只得腾出时间，驱车送她回乡。

进了村子，奶奶照旧先和老友闲谈半晌，菜园只是顺路看上一眼。菜株挺立，并无大碍，她才放下心。

旁人都说，奶奶痴迷这片菜园。可只有家里人明白，蔬菜花草，不过是她寻来的借口。

城里衣食无忧，不愁吃喝，不必依靠菜园谋生。她牵挂的从来不是青菜辣椒，而是村庄熟悉的气息，是相伴半生的邻里，是脚下踩惯了的故土。

人到老年，最怕孤单。高楼里的日子安静，却少了烟火人声，关上家门，便是隔绝。村庄不一样，走几步便能遇见熟人，一声招呼，几句闲谈，心里的空落，便能填上几分。

篱笆圈住菜畦，也圈住一份念想。那些破土而出的秧苗，盛放的花，成了最合适说辞。不必直白说自己想念乡亲，不必坦言惧怕冷清，一句“菜园需要人照料”，便能顺理成章踏上回乡的路。

闲暇时候，她还会从镇上捎些糕点、糖果带给邻里。坐在墙根闲谈时，分发给各家孩童。听孩子们脆生生地喊一声奶奶，细碎的欢喜漫上心头。这些城里楼房里寻不到的热闹，牢牢拴住她的心，让这片菜园的借口，愈发真切动人。

秋风渐起，菜叶染上浅黄，奶奶依旧按时往返。菜园四季更迭，一茬蔬菜老去，又一茬新苗破土，借口年年都有，源源不断。

泥土不言，接纳所有心事。我们总以为，人在耕种作物，到头来才看清，有人在土地之上，认认真真种下一个温柔的借口。借着一园青绿，奔赴心底放不下的故乡与故人。

世间万般草木，归根到底，种的从来不是菜，是归处。



青城故事

李子熟了

文/王素梅

睡意朦胧间，手机在枕边震动起来，我迷迷糊糊地接起，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：“妞，李子熟了，回来摘李子……咦，睡着了？哎，把你的觉也惊了哇！”我猛地清醒，赶忙应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也中间起来了一回，都睡了一个多小时了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却再也睡不着了——父亲老了，平日里，他很少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只是在远处默默地守护着。

10年前，父亲亲手种下6棵果树：早熟李子、晚熟李子、杏、123小苹果。他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它们，施肥、修剪、驱虫，遇到不懂的就去问。如今，当年的小树苗已高过房顶，枝干粗壮，浓荫如盖。

那时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便搬个小马扎，坐在别人家果园边上看，看人家怎么剪枝、怎么配肥，认认真真地将其记在本子上。有一次我翻开那本子，指着一个形似“棍子”的符号笑着问：“爸，这是啥？后面3和1，是说有4根棍？”父亲凑过来，眯着眼看了看，竟一本正经地读起来：“这棵果树，要按照3:1的水肥比例来浇，树才容易吸收。”我愣住了，随后用力点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以后我种果树就靠您这本秘籍了。”父亲咧嘴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两朵花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——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是他把所有认真和爱，一笔一画留在纸上的证据。

6棵果树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。每逢果实泛红，父亲就开始数日子，电话也跟着多起来。他不曾说“想你了”，只说“李子熟了”“杏黄了”“该回来摘了”。其实我知道，那满树的果实，不过是他思念的借口。

挂了电话，我一个小时就赶到了家。大门敞着，父亲正站在院子里，背着手，像一尊守望的雕塑。父母在，家就在，推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整座城市的喧嚣都被关在门后，周围只剩下风、阳光和果实的香气。

我摘了一颗李子，凑在鼻尖深吸一口——嗯，就是这个味，颜色不鲜亮，却是最纯正的阳光和泥土的味道。咬下去，汁水在齿间爆开，酸甜恰好。父亲站在一旁，不说话，只是笑。那一刻，幸福突然变得具象化了——父亲的笑容、李子的清甜、风穿过叶子的轻响……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家人围坐一桌的热闹。我绕着院子走，摸摸青椒，碰碰玉米，每一样都是父亲用粗糙的手一寸一寸种出来的生活。

回城时，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，果香和菜香混在一起，在车厢里弥漫不散。那是家的味道，是父亲把说不出的挂念，一粒一粒、一颗一颗装进袋子里，满是沉甸甸的分量。开车走了90多分钟，电话准时响起，父亲的声音依旧简短：“妞，回去没？噢，好，好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眼前浮现出父亲独自关上大门，站在树下望着天空的身影。

从前我总以为，家是后路，是累了可以回去躺平的地方。如今才懂——家不是退路，是根。我们飞得再远，线始终攥在父母那双粗糙的手里。他们从不挽留，只用一树一树的果实，替他们说所有未曾出口的牵挂。